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武帝二

增太室祠詔 元封元年正月

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荅。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漢書武紀

改元大赦詔 元封元年四月

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大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此三語漢書作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此下漢書有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賜民百戶牛一、酒十

后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歴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有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史記封禪書又褚補武紀作依依遷于怪物又略見漢書武紀

令諸侯治邸泰山下詔 元封元年四月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漢書郊祀志上

與奉車子侯家詔

春時子侯于北館與家別初學記十八離別門

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仙去不足悲史記封禪書索隱顧胤案武帝集

巡邊詔 元封元年十月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漢書武紀

遷東越民詔 元封元年冬

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于江淮閒 漢書武紀

產芝赦詔 元封二年六月

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漢書武紀

尊祠靈星詔 元封二年夏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漢書郊祀志下

祠后土詔 元封四年三月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已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書武紀

增封泰山詔 元封五年四月

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

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漢書武紀

求賢詔元封五年四月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紀

禮首山祠后土詔元封六年三月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漢書武紀

定禮儀詔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

制詔御史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史記禮書

詔兒寬元封七年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 漢書律厤志上

定正朔改元太初詔 太初元年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黄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史記厤書又略見 漢書律厤志上

幸河東詔 太初二年四月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漢書武紀

封李廣利爲海西侯詔 太初四年

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支，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死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于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漢書李廣利傳

擊匈奴詔 太初四年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

詔路博德 天漢二年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漢書李陵傳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同上

詔李陵 天漢二年

㠯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㠯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㠯書對 漢書李陵傳

詔關都尉 天漢二年十一月

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漢書武紀

改鑄黃金詔 太始二年三月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㠯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㠯協瑞焉 漢書武紀

㠯劉屈氂爲左丞相詔 征和二年春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爲邪興美田㠯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㠯邊

爲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漢書劉屈氂傳

封李壽張富昌詔征和二年八月

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邘侯張富昌爲題侯漢書戾太子傳

以劉去爲廣川王詔征和二年

廣川惠王于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漢書景十三王傳

報桑弘羊等請屯田輪臺詔征和四年。案後漢書注作元年非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

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㠯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㠯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㠯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㠯蓍龜不吉不行迺者㠯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㠯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㠯爲欲㠯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㠯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漢書西域下渠犂城傳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屯輪臺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又略見後漢樊準傳注

赦詔 後元元年二月

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漢書武紀

力農詔 武帝末

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漢書食貨志

益封衞青 元朔二年 已下十四首皆不云詔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漢書衞青傳

又益封衞青 元朔五年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同上、

削梁王地 元朔中

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漢書梁平王襄傳、

封霍去病等 元朔六年五月

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千三百級以千一百戶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史記衞青霍去病傳、漢書霍去病傳、

議后土祀 元狩二年

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

益封霍去病 元狩二年春

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漢書霍去病傳又史記衞霍傳少十餘字

又益封霍去病 元狩二年夏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

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票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漢書霍去病傳又略見史記衛霍傳

渾邪王降益封霍去病元狩二年秋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史記衛霍傳又漢書霍去病傳少幸既永綏矣一語

益封霍去病元狩四年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漠涉獲單于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漢書作歷度難侯

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卽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史記衛霍傳漢書霍去病傳

得寶鼎元鼎四年六月

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

鼎曷爲出哉。漢書郊祀志上。

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曷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漢書郊祀志下，張敞上睿鼎議引。

封韓千秋子等元鼎五年

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龔侯。漢書南粵傳。

議郊祀樂

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漢書郊祀志上，其春既滅南越，下公卿議。

使公孫遂往朝鮮元封二年

將率不能前，乃使衞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漢書朝鮮傳。

封莽通等征和二年秋

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漢書劉屈氂傳）

冊書答公孫弘　元光五年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漢書公孫弘傳）

策廢陳皇后　元光五年七月

皇后失序、惑于誣祝、不可已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漢書外戚傳）

策封齊王閎　元狩六年

維六年（漢書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漢書作天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史記三王世家 漢書武五子傳）

策封燕王旦（元狩六年）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漢書作帥）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漢書作毋作棐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策封廣陵王胥（元狩六年）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㠯政（漢書作正）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漢書作桐）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敕責楊僕書（元鼎六年秋）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㠯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㠯為虜掘死人㠯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㠯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㠯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

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卒能率衆以掩過不。（漢書酷吏楊僕傳）

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漢書嚴助傳）

詔賜吾丘壽王璽書（元朔初）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漢書吾丘壽王傳）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征和二年秋）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漢書劉屈氂傳）

報李廣元朔二年水經注作詔李廣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漢書李廣傳又略見水經濡水注

報公孫弘元狩元年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漢書公孫弘傳

報石慶元封四年

聞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隄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遍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閒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方荅瑞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漢書石奮傳、

報齊人延年 太始中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聞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書奏，上壯之，報云云。

報樓蘭國請立質子 征和元年

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漢書西域傳、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云云。

報車千秋 征和四年冬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已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脈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後言、漢書車千秋傳、

臨北河遣使者告單于 元封元年十月

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漢書匈奴傳、又見武紀、有刪節、

責問暴勝之 征和二年秋

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㠯擅止之、漢書劉屈氂傳、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當先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勝之皇恐自殺、

沈命法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㠯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漢書咸宣傳、于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建元鼎文 建元元年

定天下、萬物伏、鼎錄、

祀太室牛鼎文

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

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宗器審厥象作牛鼎格于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西湖游覽志宋紹興二十年賜臨安寧壽觀古器其一漢鼎高尺有九寸兩耳旁出曲上三尺牛首識云

泰山鼎文 太始四年

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鼎錄

泰山刻石文

事天㠯禮立身㠯義事父㠯孝成民㠯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續漢祭祀志上注引風俗通

全漢文卷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昭帝

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後元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卽位，改元三：始元、元鳳、元平。在位十三年，謚曰孝昭皇帝。

免田租詔 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漢書昭紀

止出馬詔 始元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漢書昭紀

舉賢良文學詔 始元五年六月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

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漢書昭紀）

立毋波爲鉤町王詔（始元六年七月）

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漢書昭紀）

賜韓福等詔（元鳳元年三月）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斗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以中牢（漢書龔勝傳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云云又見昭紀有刪節歲八月作正月復衾一作衣被一襲）

賞誅上官桀等功詔（元鳳元年十月）

左將軍安陽侯桀驃騎將軍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

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爲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爲列侯漢書昭紀

赦燕太子等詔元鳳元年十月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漢書昭紀

免今年馬口錢詔元鳳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書昭紀、

免明年漕詔 元鳳三年正月

迺者民被水災、頗匱于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漢書昭紀

封范明友為平陵侯詔 元鳳四年四月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為平陵侯、漢書昭紀、

封傅介子為義陽侯詔 元鳳四年四月

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

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漢書傅介子傳、

以叔粟當賦詔 元鳳六年夏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漢書昭紀

封張安世爲富平侯詔 元鳳六年

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衞、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漢書張安世傳

減口賦錢詔 元平元年二月

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漢書昭紀、

賜燕王旦璽書 元鳳元年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

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漢書武五子傳

盤田覆車山鼎文元平元年

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鼎錄

宣帝

帝諱詢字次卿本名病已戾太子孫元平元年霍光廢昌邑王迎封陽武侯尋即位改元七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在位二十五年謚曰孝宣皇帝廟號中宗

議罰廣州王去制 本始三年

朕不忍致王于理議其罰 漢書景十三王傳

益封霍光詔 本始元年正月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 漢書霍光傳

益封張安世詔 本始元年正月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誼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 漢書張安世傳 案此與益封霍光祇是一詔史家分載于兩傳互有刪節耳

封賜功臣詔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 楊敞 居職守位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

侯義、（蔡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范明友）前將軍龍雒侯增、（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杜延年）太常蒲侯昌、（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王譚）當塗侯平、（或卽魏聖）杜侯屠耆堂、（復陸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田廣明）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田延年）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王遷）賜右扶風德、（周德）典屬國武、（蘇武）廷尉光、（李光）宗正德、（劉德）大鴻臚賢、（韋賢）詹事畸、（宋畸）光祿大夫吉、（丙吉）京輔都尉廣漢、（趙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漢書宣紀）

議戾太子廟諡詔　本始元年六月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漢書宣紀、又見武五子傳）

議武帝廟樂詔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

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漢書宣紀

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漢書夏侯勝傳

宣帝初即位欲襃先帝詔丞相御史案此詔視本紀更詳而未可合併故兩載之

振貸貧民詔本始四年正月

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

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㠯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漢書宣紀、

地震詔 本始四年四月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㠯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㠯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漢書宣紀、又見夏侯勝傳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

蓋聞堯親九族、㠯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㠯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漢書宣紀、

霍光薨下詔 地節二年三月

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㠯

安宗廟、霍光傳作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漢書宣紀又見霍光傳

賜王成爵秩詔 地節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漢書宣紀又見循吏王成傳

詔二千石 地節三年三月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漢書宣紀

封霍雲爲冠陽侯

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漢書霍光傳

地震詔 地節三年十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漢書宣紀

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漢書宣紀

舉孝弟詔 地節三年十一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漢書宣紀

置廷平詔 地節三年十二月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漢書刑法志）

喪不繇詔 地節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漢書宣紀、宋書禮志二、）

子匿父母等罪勿坐詔 地節四年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紀、）

誅霍禹等詔 地節四年七月

迺者東織室令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霍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爲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服其辜諸爲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漢書宣紀

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

章上書㠯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漢書霍光傳。案此與宣紀所載互有詳略，故並錄之。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漢書宣紀。

歲上繫囚詔 地節四年九月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㠯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㠯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㠯聞。漢書宣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梓

全漢文卷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宣帝二

鳳皇集甘露降詔 元康元年三月

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漢書宣紀

博舉詔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漢書宣紀

赦詔 元康二年正月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漢書宣紀

平法詔 元康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㠯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㠯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㠯取名譽猶踐薄冰㠯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書宣紀

更諱詔 元康二年五月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紀又冊府元龜三）

為張賀置守冢詔 元康二年

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漢書張安世傳）

召張敞守京兆尹詔

制詔御史其召膠東相敞守京兆尹（漢書張敞傳）

封昌邑王賀為海昏侯詔 元康三年三月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宣紀）

封丙吉等詔 元康三年三月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

子侍中、中郎將彭祖、張安世傳作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孫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㠯恩深淺報之、漢書宣紀、又見張安世傳、有刪節、

禁春夏彈射詔 元康三年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㠯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㠯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漢書宣紀、

耆老勿坐罪詔 元康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㠯來、諸年八十㠯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漢書宣紀、

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㠯來、諸年八十、非

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漢書刑法志與宣紀所載小異今並錄之

神爵集宮苑詔 元康四年三月

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漢書宣紀

賜尹翁歸子黃金詔 元康四年八月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漢書尹翁歸傳

躬親郊祀詔 元康四年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

獲雙年焉、漢書郊祀志下 十二年乃下詔

以黃霸為潁川太守詔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漢書循吏黃霸傳

改元神爵詔 神爵元年三月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漢書宣紀

祠江海詔 神爵元年三月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漢書郊祀志下

止諸侯王入朝詔 神爵元年六月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漢書宣紀

賜朱邑子黃金詔 神爵元年秋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祠祭祀 漢書循吏朱邑傳天子閔惜下詔稱揚

赦詔 神爵二年二月

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漢書宣紀

封鄭吉爲安遠侯詔 神爵二年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漢書鄭吉傳、又見御覽二百引會稽典錄、

益吏奉詔 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奉十五、漢書宣紀、

赦詔 神爵四年二月

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竝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漢書宣紀、

賜黃霸爵秩詔 神爵四年四月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吕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吕差賜爵及帛。漢書循吏黃霸傳，天子吕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

嫁娶不禁具酒食詔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吕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繇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吕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吕愆。勿行苛政。漢書宣紀。

匈奴來降赦詔 五鳳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

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漢書宣紀、

日食詔 五鳳四年四月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漢書宣紀、

詔免丙顯官 甘露元年

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四百戶、漢書丙吉傳 吉子顯為太僕 臧千餘萬 司隸校尉昌奏 請逮捕 上曰云云

赦詔 甘露二年正月

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漢書宣紀、

以客禮待單于詔 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

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漢書蕭望之傳文見宣紀有刪節

鳳皇集詔 五鳳三年二月

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漢書宣紀

察計簿詔 黃龍元年二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

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漢書宣紀、

毋得舉六百石爲廉吏詔 黃龍元年四月

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漢書宣紀、

嫁母不制服詔

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通典八十九引石渠議、

蔣滿父子同拜詔

上黨太守滿、經行能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詡導東蕃、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御覽二百六十引漢雜事、

策廢霍皇后 地節四年八月

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

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 漢書外戚傳上

策丙吉為丞相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 按宣紀是年三月丞相魏相薨百官表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吉為丞相今此作十月甲子當有一誤 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君其進虛受朕言朕纘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群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勤于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乂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于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誠之 漢舊儀卷 珍板本

策杜延年為御史大夫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 按百官表是年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今此作正月乙巳當有一誤 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

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已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愼哉、不勖于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乂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已法爲命、可不愼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誡之、（漢舊儀聚珍板本）

左遷蕭望之策（五鳳中）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已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漢書蕭望之傳）

敕邊守尉

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後漢南匈奴傳司徒掾班彪奏）

賜陳遂璽書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漢書游俠陳遵傳

賜張敞璽書 元康二年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

報丙吉 元康三年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漢書丙吉傳吉上書固辭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

報張安世 元康四年春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薄

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强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漢書張安世傳

敕讓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

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高下必全、勿復有疑、漢書趙充國傳、

賜趙充國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漢書趙充國傳、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報趙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屯田奏、上報、

復賜書報趙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問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狀留屯十二利上復賜報

報趙充國聽留屯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漢書趙充國傳公卿議是充國計者最後什八上於是報充國

諭意蕭望之

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非有所聞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馮翊望之稱病上使侍中金安上諭意

使尚書召問黃霸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漢書黃霸傳。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

華山仙掌鼎文 甘露元年

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鼎錄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六終